

# 中外名人傳

(四十九)

中外名人傳  
編輯委員會編撰  
王治平主編

敬請指教，歡迎投稿。(稿約見四十七頁)

端木愷 (一九〇三—一九八七)

著名法學家

東吳大學校長

制憲國大代表

中華民國阿拉伯協會理事長

## 滬濱成長法學博士

端木愷著名的法學家、律師，曾任監察院、司法院及行政院秘書長，安徽大學法學院院長、制憲國大代表及東吳大學校長。

端木愷，字鑄秋，複姓端木，名愷，安徽當塗人，一九〇三年生於當塗故里，當塗面對長江，驚濤拍岸，形勢天險，自古為兵家必爭之地。端木先人並非當塗人，其原籍為河南，隨宋室南渡，始卜居當

塗。其父端木漁濱原為一位塾師，目睹清室腐敗，乃投筆從戎，曾任清軍管帶、標統之職，繼而參加革命軍，積功升任第一軍少將旅長，率部駐守南京近郊。

一九一三年，革命軍二次革命，討伐袁世凱事敗，端木漁濱退隱當塗故居，袁世凱派爪牙往捕，不得已攜家避難滬濱，端木愷遂在上海成長，稍長，進入英國傳教士所辦之麥倫書院就讀，後來轉學城中學，適值「五四」運動，學潮瀾漫全國，少年端木愷受新文化思潮感染，非常嚮往革命，積極參與活動，因而結識居正、王寵惠等人。更積極參加，宣揚革命新思想。

由於他多次當選學生代表，鋒頭甚健，被保守的城中中學迫離學校，乃轉考入復旦大學，攻讀政治學，不久又轉入東吳大學學習法律，受洗為基督徒。大學畢業後

，端木愷由校方協助赴美留學，原申請入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到達紐約後改入紐約大學，獲法學博士學位。一九二八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全國統一，政務百廢待舉，端木應程天放之邀回國，任國民革命軍軍官團教官，穿上了「二尺五」。後來，回其母校復旦大學教授法學，並任法學院院長。

一九二九年，程天放出任安徽省教育廳長，邀端木愷任秘書兼科長，為其從政之始。不久，程天放轉任國立安徽大學校長，端木亦轉任法學院院長，但因當時政局動盪，學潮迭起，教書生涯困難重重，仍回任公職，任農林部秘書，專門委員，兼任中央大學教授。一九三一年，辭卸公職，於南京掛牌執業律師。

由於他法學精湛、法條嫻熟，業務鼎

盛。但日寇侵華，野心畢露，他遂結束業務，加入抗日救國行列，於一九三三年出任行政院政務處參事，策劃政務，應付危局，一九三六年，國民政府籌開制憲國民大會，內政部長蔣作賓兼任國大代表選舉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以端木愷精於法律，聘他兼任第三組組長，策劃制訂選舉規則，他乃參酌外國法規，衡量國情，運用豐富的法學知識，制訂出選舉規程，成為選舉法規的典範。當時日寇侵華，華北政情尤其複雜，內政部長蔣作賓由端木愷陪同親赴華北，巡迴各地，宣導選舉法令，圓滿達成任務。一九三七年蘆溝橋「七七事變」，全民浴血抗戰，華北遍地烽煙，國民代表選舉作罷，但端木愷所擬的法規，後來仍是推行民主憲政的基石。

### 民政廳長冒險犯難

抗戰初期，蔣作賓調任安徽省政府主席，端木愷隨蔣作賓擔任民政廳廳長，當時安徽全境已為日寇佔殆盡，鐵騎縱橫，省府遷治六安，民政廳長的端木愷，撫輯流亡，不避艱險，經常出入敵後，冒險犯難，忠肝義膽，為人稱讚。

一九四一年端木自前方回到陪都重慶

，任行政院會計長。次年，行政院設立國家總動員會議，掌握人力物力動員及物價管制，對於當時的國脈民命，關係至鉅。端木奉令出任國家總動員會議副秘書長，不久代理秘書長職務，奮勉效力，建樹甚多，以後又擔任監察院秘書長，再轉任司法院秘書長，在司法院秘書長任內，由於院內經費有限，爲了需要，他私人出錢購置一批法律叢書，分送大法官，人各一套。這種貼錢爲官的豪邁事蹟，雖非絕後，卻屬空前。

### 勝利回滬執業律師

抗戰勝利後，端木愷本可更上層樓，升官擔任高職。原已發表他擔任糧食部政務次長，但未就職，又被推舉爲政治協商會議參議會參政員，而他毅然揮別官場，到上海掛牌再執律師業，成立「端正法律事務所」，手訂辦案七大守則：(一)無理由的案件不辦。(二)向法院關說請託的案件不辦。(三)離婚案件不辦。(四)民事以和解爲原則，儘量調解糾紛，減少訟源。(五)刑事以不做告訴人或自訴人方面的律師爲原則。(六)收費標準，以律師公會章程爲準，對於貧苦需要盡義務的案件，不能拒絕，也要

盡心盡力的去辦。(七)一經接辦的案件，無論案件關係事項大小，要有「敬業」精神，不可有一點疏忽，必須善盡職責。

端木對於受託案件選案甚嚴，但對委託人的態度永遠和藹誠懇，檢討案件更是不厭求詳，對於證據的取捨，特別認真，對於民事案件，更是費盡唇舌，務期化解糾紛，免上法庭。執行律師事務多年，委託人都是滿意感激的出門，從無「退有後言」的委託人，真正盡到保障人權，服務社會的責任。端木更經常將公費收入，提出一部分或全部分捐贈東吳大學充各種獎學金之用，他永遠不忘服務社會，令人崇敬。端木對於中外法律，有專精深入的研究，是國際聞名的法學家，對於中國文學造詣甚深，經常自撰訴狀，一揮而就，便是清麗可誦的好文章。

### 危局中任政院秘書長

一九四七年，國民政府推行憲政，還政於民，端木愷應地方要求，出面競選第一屆立法委員，順利當選，但因王寵惠出任司法院院長，邀他擔任秘書長，由於公誼私情，均無法拒絕，只好辭去立委，再任公職。一九四九年，中共擴大戰亂，中

原板蕩，立法院長孫科奉命組閣扶持危局，行政院秘書長人選難覓，端木愷由王寵惠推荐出任行政院秘書長，他本不欲就任，但王寵惠以一國難當頭，勿計個人榮辱，一責之，只好就任迨在徐蚌會戰失利時，大批流亡學生到行政院請願，其中為首的代表，多半為共黨潛伏的職業學生，均非等閑之輩，都有專業訓練，來者不善。那時節學生到處有遊行、罷課、請願各種活動，上海市長吳國楨就有被打的紀錄。所以行政院孫科院長就不願貿然面對現實，屬意端木秘書長代為出面解決，臨危受命，這不僅是一場智慧戰鬥，甚而也是千鈞一髮生死搏鬥。比三國時代諸葛亮舌戰群儒，還要難上若干倍。他卻發揮大無畏精神，從容不迫，侃侃而談，且有問必答，終於說服來者，結果一大批職業學生和平離去。其膽識、鎮靜、口才，反應均表露無遺，豈可等閑視之。後來政府準備遷往廣州，行政院長孫科，要向立法院陳述原委，這篇報告，攸關孫科進退以及行政院整體形象，要不亢不卑，言之有物，不能虛應故事，至於請誰代筆，孫科權衡結果，再度借重秘書長親自代勞。行政院秘書長平時工作多半為院長代拆代行，是全國

最高行政機構第三號人物，其職權不在副院長之下，從未聞及以秘書長之尊，做文書案牘工作。這說明兩項事實，是他工作認真，責任心重，不擺官架子；另則能者多勞，才華出眾，臨危不苟，能有急就章的本領。

### 替政府香港打官司

一九四九年，大陸陷共，端木愷隨政府來台，初期，仍是立法委員，開會之餘，在台北再掛牌執業律師，並來台受聘總統府國策顧問外，當時中國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停在香港七十餘架飛機，悉遭香港政府扣留，由於內情複雜，政府斟酌再三，乃決定委託端木愷以律師身分接辦爭取。受理之後，多次往返香港、倫敦、縱橫捭闔，歷經數載，終於勝訴，所有的飛機及物資原璧歸趙。端木接辦涉外案件，首重國家利益。所以深受各界好評，在台北的業務亦蒸蒸日上。

不久，受聘為總統府國策顧問，在國民黨內則為中央評議委員，有一次在中央全會中檢討從政同志五院院長的施政報告，評議委員端木愷將行政、司法兩院的報告在講台上舉示時說：行政院報告如此厚

重，足見各項建設，進行順利有成就，司法院報告薄薄的幾張紙，政情清簡，具見社會秩序安寧，諸位，倘若反轉過來，行政院的報告薄薄的幾張紙，司法院的報告厚厚的，那國家施政就不成話了。

端木愷長話短說，舉重若輕，執簡馭繁，使行政司法兩院負責人開心，聽眾對端木的幽默風趣，在鼓掌中也作了會心的微笑。

### 東吳復校鞠躬盡瘁

對於東吳大學在台復校，端木愷盡心盡力，堪稱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東吳，於一九五四年獲准復校，先設立法學院，直到一九六九年才奉准恢復大學建制，分置文、理、法、商四個學院，迄一九八七年五月卅日他謝世為止，卅餘年歲月，大部分心血貢獻給東吳。爲了擴建學校設備，籌措經費，不辭辛勞，嘗一人自備旅費，獨來獨往向世界各地爲東吳募捐。尤爲人稱奇，一九六九年，他接任東吳大學校長，長達十四年，從未支領一文薪俸，卸任前並慨捐新台幣壹仟萬元給學校，再贈私人住宅一幢，圖書壹萬餘冊，供學校師生使用與參閱。計有善本書籍不下三百餘

種，其中有一部汪精衛雙照樓詩詞稿，係抗戰後其未亡人陳璧君在上海提籃橋監獄裡親自用毛筆正楷繕寫，當年他擔任陳璧君辯護律師，陳璧君願將手抄本雙照樓詩詞稿相贈，以示感念。帶到台灣後很多書商動過腦筋，也有外國商人擬以高價收購，均未得逞，最後割愛給東吳。由此可見一斑。

在校長任內，他把東吳由市區狹小的地方遷到外雙溪，佔地遼闊，但校長室卻在一樓，他對學生親切，對教授接近。校長定期和學生們共餐，使得一批批的學生得向校長直接提出問題或建議，真正辦到校長與學生，教授和學校，打成一片。

擔任大學校長，端木愷希望學生有充實的學養，要學生學養深厚，須先有充實的圖籍為進修補益之用。他任校長二十年，擴充了學校圖書館，使規模能夠配合一個最高學府。在皮藏之中，有數千冊稀有的中西圖書是他多年搜集而來的珍本，有些已是海內孤本了。二十年的東吳校長時光，他建立和擴充了台北市延平南路和貴陽街之轉角處的城區部，那裡有燈火輝煌，窗明几淨的大廈兩幢，也有夠得上國際水準的網球場供學生運動。增設夜間部，

開辦研究所，不僅嘉惠學子，也是為國育才、為國儲才。

除了辦學東吳外，他也協助興學，早年他曾以一百萬元，以無名氏名義捐給中壢復旦中學，作為學生獎助學金。當時他自己還口稱，微不足道。並說，有錢捐輸是福氣，懂得付出是智慧。

### 才智品味中外同欽

校長楊其銑也說，當年有一位校友欲求謀高雄市一個育幼院主管職務，央請老校長幫忙，端木愷為他寫過五、六封信給省府有關人士，輾轉才告成功。有人勸他今後不必因如此小事碰別人釘子。端木答說：「碰了釘子能為學生開一條出路，值得一碰。」可見他愛護學生視同子女。楊其銑還說，有人誤認端木愷是美食主義，其實他生活儉樸，有好吃的常與朋友分享。衣著是改了再穿，外出歸家，自己刷洗。做了十四年校長，辦公室未裝冷氣，是由於整個校本部辦公室都無冷氣，而不願自己特殊。由此可見他能與人同甘共苦。李鍾桂博士曾說，她當年在教育部文教處服務時，重要外賓，尤其國外大學校長來訪，都安排去拜會東吳大學端木校長，而端木必會在家設宴，以最精緻又深具中國風味的佳餚，款待貴賓，以流利的英語，在席間談笑風生，充分顯示出他熱情又有才華，對教育部義務奉獻，使他衷心感佩。世新大學創辦人成舍我曾感慨的說，一九五六年他在極困難中創辦新聞學校，開始僅核准開辦職校，一九五八年才升格為專科，為提高師資，用為號召，明知職校、五專、三專不易請到資深大學教授來降級授

前外交部長周書楷透露，司法院長謝冠生辭世後，最高當局曾有意徵召端木愷為司法院院長，可是端木愷以東吳復校未久，百廢待舉，婉謝了當局的美意。可見他視富貴如浮雲。前經濟部趙耀東部長也說，籌建大鋼廠時，訂購鋼板滾壓機出了問題，勢將興起一場國際爭訟，乃就教於端木愷，他研究案情後對趙說：「倘為保護自己的官位穩當，儘可與對方興訟，但程序上曠日持久，即使勝了，也延誤建廠進度，若使些小錢，促其如期交貨，就要你的擔當了。」當時十項建設進行得如火如荼，趙表示任何理由不容延誤，惟有負責不計個人得失。事後趙致送他十萬元酬金，他拒收，聲稱可以轉贈東吳。見微知著，足以說明道義相交何等可貴。前東吳

著，足以說明道義相交何等可貴。前東吳

課，卻向端木愷情商，不料他一口答應義務來教英文，先後教了三年從不缺課。他還自嘲說：「外語應從中小學教起，才是教育家。」可見他是有教無類，肝膽照人。前光復會副主委兼秘書長郭驥也講過，端木愷桃李遍布司法機關，當他以律師身分出庭，庭上法官向其尊稱老師時，他必嚴正表明：「今天我身分立場不同，彼此應依法辯論，不必有所顧忌，若你所引用法條錯誤，而判決不當，我會據理辯駁，絕不客氣。」可見他守正不阿。

(九十四) 傳人名外中

一九七五年，外交及經濟兩部為鞏固中東邦交，加強雙邊文化經貿關係，洽請端木愷、張茲闓及回教耆宿許曉初合組「中華民國阿拉伯文化經濟學會」，張茲闓首任理事長，第二任理事長就要端木愷接任，據協會秘書長丁慰慈教授說：「中東貴賓來訪，端木愷理事長必親自接待，他口啣雪茄，花白頭髮，聲音低沉而有磁性，英語流暢而又有高度幽默感，常使賓客笑不攏嘴……，直到把理事長位置交給嚴孝章為止。他又兼任太平洋基金會理事長，執行長李鍾桂教授共處許多年，李對他佩服得五體投地。」端木愷在安和路口鑽石大廈的一層樓，布置得澹雅宜人，素樸

的骨董，井然配置的書畫，他都喜歡一一細道其來源。如譚伯羽寫的大字對聯，他提到那些地方仍不及他尊翁譚延闓組庵，他又提到清末名家莫友芝瑒聯的來源及其款識。莫是貴州獨山人，與回教很有淵源。

在大陸時，法學界有「北之朝陽大學、南之東吳大學」的說法。東吳所博得美譽，端木愷實為初創，他執業律師，受理案件取捨嚴明。由於他辯才無礙，在訴訟過程中，紓解冤屈，定紛止爭，提升法治精神，端正社會風氣，維護國家的尊嚴和利益，最爲人所稱道。

孔子說：「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端木愷一生中衣著色調配合，服裝質料與季節適宜，朋友多謂他考究穿衣服，但據追隨他三十多年的東吳大學校長楊其銑說，由於他的夫人陳季蘋的賢慧，回到家換了外衣，隨即熨燙整潔，掛入櫥內，所以端木的衣服從未送入洗衣店。他對衣服雖如此愛惜，但作客起居，甚爲自然，從不矜持作態。

端木愷宴客時，菜餚餐具均極精美。邀謙外賓，對座次與時間的安排，最爲細心，客人每每讚不絕口，人皆稱他爲美食

家。不過楊其銑說，與端木愷商量校務，往往留住便餐，僅四菜一湯，極爲簡約，朋友送來名菜，都必須留待訪客共同品嚐。自一九八二年起，端木愷患胃癌，醫生將他的胃切掉五分之四，其後又先後因患肺癌與喉頭癌住院。但在出院以後，仍照常接見客人，處理公務。最後，端木因患肺水腫，壓迫心臟而不治。人頗難有同時患三種絕症而能起居生活言行保持常態，面對死亡之神而泰然者。

### 部屬賦詩記述生平

端木喜美食，家中有烹調獨具風格的廚師，愛煙、雪茄成爲他表徵之一。所以他在八十歲前後，患喉癌、胃癌曾先後入院割治三次，詩人韋仲公，是端木來臺後最信任最接近的秘書，韋仲公懷念端木汲引寒素之士的恩情。逝世前，閉門養病，由韋仲公記錄端木的口述往事，記憶中的人時地都清楚無瑕。韋仲公認爲從追隨端木十三年的時光裡，在端木言行及多年書翰中，學習到許多作人處事的智慧，認爲是一生最寶貴的資產。韋仲公所寫的十四首七言絕句，情意深摯，所敘故事淒惋曲折，爲端木一生重要經歷的史詩。

韋仲公追憶端木鑄秋先生悼詩

老未還鄉別有愁，雄關猶記少年遊，  
當塗依舊寒流在，一鶴橫江過石頭。

（端木字鑄秋安徽當塗人，以下稱鑄公，老家住近采石磯，爲石頭城西郊重鎮，鑄公晚年眷思頗深。）

歸國方欣一片春，風雲氣捲少年人，  
東鄰不與西鄰好，檢點征衫入戰塵。

（鑄公自美學成返國，未幾東鄰禍起，公會應聘任軍事教官。）

劫火燎原犬吠微，流民群似雁驚飛，  
間關又涉風霜苦，賢吏連宵遠未歸！

（抗戰初起，鑄公任安徽省民政廳長，鐵騎遍地，萬戶無家，鑄公撫慰死生，間關歷險未易悉數。）

一投鞭斷水起雄兵，國力渾成復兩京，  
異地松揪邊月冷，蜀江愁聽喚兒聲。

（鑄公在陪都，任國家總動員會議副秘書長兼代秘書長，尊翁棄養，暫厝四川，臨終告鑄公曰：「不可令我孤留西蜀也」，鑄公喜年在台，每一語此，愀然不樂。）

大盜猖狂痛哭深，神州一夕又驚沉，  
老臣廟算無遺策，海上重回復國心。

在野身猶食祿忙，漢家故物豈能忘，

去來台港雲程急，淒絕中原落日黃。

（政府遷台，以兩航飛機事件，鑄公受命辦理訴訟，往返台港間無數次，終致勝訴，聲譽益騰，而鑄公心益苦。）

山林重啓舊龔宮，海外絃歌聲更隆，  
見說雙溪花事好，爭從座上沐春風。

（東吳大學台灣復校，鑄公任校長，董事長近二十年，奔走海內外募款求才，厥功至偉。）

光復中州自有期，河清未及渡河時，  
江南劫後魂歸苦，故國逢人莫唱詩。

（鑄公晚年奉聘爲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是非隨處各爭鳴，片語能教事理平，  
奇絕還從凡處出，書城曾繫一深情。

（鑄公爲律師，極負盛名，然未嘗一日廢書。）

遺編重檢夢痕存，史事曾經仔細論，  
許我燈前一放蕩，雙溪風雨幾黃昏。

（鑄公喜說近代歷史，上燈猶未歸家，並以珍藏近人著作相贈。）

往事留音小遺懷，明朝有意入城來，  
過門寧只山陽痛，一樹榴花怕更開。

（鑄公近年閉門養病，口說往事，余司錄音，謝世前三日，猶囑余下週入城談

歷史，竟於五月三十日不起。）

寥落斯文晦不明，論交公是老書生，  
未將健筆留言說，別有風規化世情。

（鑄公善屬文，然不肯著書，嘗曰：「書多亦是劫難」。）

識公豈僅十年遲，歧路相憐借一枝，  
風義不隨年月盡，多山哭吊自時時。

（六十四年起，余講學東吳，課暇任鑄公記室，十數年未嘗離左右，下府葬鑄公於陽明山之原）

每因寒素最憐才，爲我癡頑刻意裁，  
忍把傷心知遇淚，欲從雲外寄蓬萊。

（鑄公於寒素之士汲引最甚，十數年知遇之情感念無極，鑄公當不朽，甚仍邀遊於蓬萊滄海間乎。）（王成聖撰）

### 倫德斯特 (一八七五—一九五三)

德國陸軍元帥

#### 一次大戰升遷緩慢

倫德斯特 (Field-Marshal Von Run-

stedt) 德國陸軍元帥，二次大戰時期希特

勒麾下最傑出的將領，長於指揮大軍團作戰，兵學家李德哈特稱其爲「表裡如一」的

紳士」(A Gentleman to The Core)。「最後的普魯士人」。大戰末期，擔任德軍西線總司令，戰爭結束前因病交卸指揮權，回德國休養。但戰爭結束後仍成爲美軍戰俘，關入監牢，一九四八年自英國出獄，一九五三年病故，享年七十八歲。

出身普魯士貴族的倫德斯特，一八七五年生於柏林，其父輩均曾從軍，但無顯赫的軍功。其父吉爾德(Gerd Von Rindstedt)爲普魯士皇家第十騎兵團的中尉。倫德斯特成長後，經過普魯士軍官養成教育，於一八九三年，十八歲時開始職業軍

人生涯，在普魯士陸軍卡賽爾(Kassel)步兵團任少尉。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及大戰中，他在軍中均沒有什麼表現，戰爭開始時他升至上尉，但戰爭結束時，也僅官拜少校。他於一九〇二年結婚，育有一子，後來成爲歷史學家。

倫德斯特在普魯士陸軍中升遷緩慢，但在第一次大戰後的德意志共和國陸軍中卻快速晉升，不久即飛黃騰達。他於一九二〇年十月一日以中校官階加入共和國陸軍，一九二三年升上校，一九二七年升少將，一九二九年升中將，一九三二年便是上將了。這段時間可說是他最愉快和得意

的歲月。在軍事上，他支持席克特將軍的精英主義和戰略防禦觀念。

德軍首次進攻波蘭時，倫德斯特是作戰官，在與法軍作戰時，他是作戰計劃處長，一九三八年蘇台德區發生危機時，倫德斯特指揮第二軍團內定爲入侵捷克的主力，後因慕尼黑會議，解決了危機事件，倫德斯特未能一顯身手，但卻於是年三月一日晉升爲一級上將(Colonel General)，到了十月卅一日他自動申請退休，因爲他厭倦了官場。

## 二戰初期表現優越

一九三九年秋天，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希特勒於八月廿二日下達總動員令，倫德斯特奉命出任南面集團軍總司令，部隊集中在西里西亞和斯洛伐克，擔任進攻波蘭的主力。雖然希特勒已公開宣布進攻波蘭的決心，但倫德斯特相信會像一九三八年一樣的有驚無險。德軍中最佳作戰人才曼斯坦(Von Manstein)當他的參謀長，由於和曼斯坦的合作，倫德斯特才第一次有機會在戰場上，表現出高級指揮官的偉大能力。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波蘭戰役揭開

序幕，德軍總部享有完全控制權，不受希特勒干預，德軍遵照普魯士陸軍的古老傳統，允許各集團軍總司令在執行任務時有相當大的自由。倫德斯特遂派遣賴赫勞(von Reichenau)所率領的第十軍團，進到華沙的正北方，阻止西面的波軍主力向東撤退，而德軍總部原計畫要南面集團軍向東南方行動並渡過維斯杜拉河。雖然第十軍團的先頭部隊必須從華沙暫時撤出，但倫德斯特的決定後來被證明是正確的，其結果是波軍大部分都在拉登(Radom)附近，和布楚拉河(Bzura)上受到圍殲，使波蘭戰役縮短了不少的時間。

爲了表彰倫德斯特的卓越表現，希特勒授以騎士十字勳章和鐵十字勳章，並於一九三九年十月任命他爲東線總司令，指揮留守波蘭的德軍部隊。但爲期不到一個月，希特勒又調他到西線，擔任A集團軍總司令，軍力居於中央主力位置，司令部設在科布林茲，曼斯坦又做了他的參謀長。十一月中旬，希特勒計畫由北面的B集團軍作決定性的一擊，倫德斯特的參謀長曼斯坦對此想法有疑慮，倫德斯特要曼斯坦向希特勒直接表達意見，提出「鏟削」作戰計劃，以A軍團作攻擊主力，他率軍

越過阿登斯 (Ardennes) 山地直驅海峽海岸，切斷了北方盟國聯軍與法國的連繫。

德軍的大攻勢於在一九四〇年五月十日發動，以曼斯坦的作戰觀念為基礎，展開進攻，獲致驚人的成功，A集團軍的裝甲部隊一口氣衝到索穆河口。不過根據在第一次大戰中的經驗，倫德斯特對於裝甲部隊的使用始終抱著懷疑的態度；所以當希特勒認為裝甲兵力不宜在河川縱橫的法蘭德斯平原上作戰，並於五月二十四日命令德軍停止前進時，倫德斯特是完全同意，並照令執行，此舉才使幾乎絕望的英國遠征軍得以從敦克爾克撤出。在以後階段的法蘭西戰役中，A集團軍在馬奇諾防線後方一直推進到瑞士邊界，完成了大包围形勢。不過由於六月二十五日德國經簽訂了休戰協定，所以不了了之。

### 指揮大軍入侵蘇俄

一九四〇年七月十九日，希特勒在柏林國會大廈舉行的儀式中，把十二名上將晉升為元帥，倫德斯特是其中之一，對於一名軍人而言，事業可說已登峰造極。同時，也顯示他與希特勒的關係十分親密。此時，希特勒下令準備執行渡海侵英的「

海獅作戰」，指定倫德斯特的A集團軍充任主力。但希特勒卻私下告訴倫德斯特，這是一種勸誘英國放棄抵抗的心理作戰，不準備真正執行。雖然希特勒本人對海獅作戰是否執行有點模稜兩可，但倫德斯特卻認為那是虛張恫嚇，所以他對在法國海岸舉行的登陸演習是從來不曾親自視察。

一九四〇年十月一日，海獅作戰撤銷，A集團軍的兵力大部分調往波蘭，而倫德斯特則被派為西線總司令，負責指揮法、比、荷等國的海岸防禦兵力。

一九四一年三月，希特勒發動侵俄戰爭，倫德斯特被調往東戰場，擔任南面集團軍總司令，率軍攻入烏克蘭，直達伏爾加河。不過，倫德斯特認為對俄作戰應把重點置於北方，通過波羅的海沿岸三小國，攻向列寧格勒，然後再繞道芬蘭，由北面進攻莫斯科，佔領歐俄中心。希特勒沒有接受他的建議，一心一意要先攻取蘇俄的經濟中心烏克蘭，而執行了「巴巴羅莎作戰」(Operation Barbarossa)。五月四日，他向北面集團總司令李布元帥 (Ritter von Leeb) 說：「既然這樣，咱們到西北利亞再見！」

希特勒於一九四一年三月三十日，召

集兩百多名高級軍官訓話，聲稱對俄作戰是一種種族性和思想性的殲滅戰爭，不必顧慮任何國際公法和軍人道德。倫德斯特不以為然，曾聯合另外兩位集團軍總司令波克和李布向陸軍參謀總長哈爾德上將表示反對。

倫德斯特指揮的南面集團軍包括德軍及羅馬尼亞、匈牙利、義大利及斯洛伐克等國部隊，他均能使之充分發揮戰力。一九四一年八月，德國中央軍團進抵斯摩棱斯克，準備一舉奪下莫斯科，結束戰爭。但希特勒要求殲滅基輔以東地區由布地尼將軍指揮的強大蘇俄軍團，倫德斯特支持希特勒的見解，於是揮軍東指，撲向俄軍剩餘的主力。

### 因病輟戰復起領軍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初，倫德斯特因操勞過度，在其波蘭塔伐 (Polava) 總部心臟病突發昏倒，不得不放棄指揮權。十二月一日，希特勒免除其總司令職務，由賴赫勞接替。就在他發病時，他的部隊已攻佔頓河口的羅斯托夫 (Rostov)，但俄軍反攻，又告撤出。到了一九四二年一月十七日，賴赫勞突告病逝，他代表希特勒前

往致祭。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後，由於美國參戰，德軍作戰計畫大幅改變。此時，英美聯軍的戰略目標是「德國第一」。德軍總部研判英美聯軍必會入侵歐洲的德國佔領區。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五日，希特勒再任倫德斯特為西線總司令，並規定將整個西歐海岸線都列入其指揮系統之下。其參謀長

為心靈敏銳的柴茲勒 (Zeitzler)，當他在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調升陸軍參謀總長之後，遂由布勒孟楚特繼任。倫德斯特以巴黎為總部駐地，麾下除西線從事佔領任務的德軍單位外，他又由其他戰場抽調兵力來增強西線德軍的打擊力量。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九日他在第厄普 (Dieppe) 擊敗英加聯軍的突擊隊。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七日，英美聯軍在法屬北非登陸，希特勒於十一月十一日佔領法國南部並解除殘餘法軍的武裝。倫德斯特的主要任務為與法國元首貝當元帥保持接觸。由於佔領行動，彼此的關係已經非常緊張，倫德斯特非常擔心貝當辭職，因為那將給德國帶來無限的困難。他曾親自和貝當會晤數次，憑著「軍人對軍人」的立場，終於獲得了貝當的諒解。對法國

東南部的佔領是由德義兩國部隊分任，這種劃定界線的工作，雙方常有爭執，不過義大利高級軍官對倫德斯特都很尊敬，所以才能獲致協議。一年之後，由於義大利向同盟國投降，那些義大利部隊必須解除武裝，由德軍接管其防區。倫德斯特對於這些困難工作都處理得非常妥當。

### 二次末期已知不妙

在一九四二年到四三年間的冬季中，無論在東線（史達林格勒）或地中海，或西線戰爭都對德國不利。倫德斯特此時不得不承認在軍事上德國是已輸定了。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隆美爾奉派至西線視察，見倫德斯特年齡已高，缺乏衝力，隆美爾根據其在北非的作戰經驗，要求倫德斯特在海岸登陸地帶尋求決戰，兩人發生衝突。希特勒於一九四四年一月一日決定，隆美爾指揮的B集團軍負責從荷蘭到羅亞爾 (Loire) 河之間的海岸防線。但表面上，整個集團軍仍在西線總部的指揮之下。不過他們之間的差異仍繼續存在——包括個人的脾氣，對戰略的看法，以及軍事興趣和方法都在內。將帥不和，使前線的情況變得日益困難，但他並未離開他

的總司令部。

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聯軍在諾曼第登陸，兵力之強大，尤其是對空權的大量使用，使德軍完全不能在日間作戰。此種情形使倫德斯特大吃一驚，他的機動防禦觀念已經變得毫無意義，而隆美爾要在第一天把敵人趕下海去的目標也同樣未能達到，這時他意識到德軍已全盤皆輸，是年七月二日，希特勒以克魯格元帥 (Von Kluge)

取代他的職位，他交卸後即回德休養。希特勒為酬庸他的軍功，贈給他一張廿五萬馬克的支票，他把錢存入銀行，一直沒有動用。倫德斯特卑視納粹，也瞧不起希特勒，但他是效忠元首的。一九四四年七月廿日的謀刺希特勒事件，他完全置身事外，因為他認為在國家危難之際發動政變，會被後世永遠視為民族罪人。

### 成了俘虜關進監牢

一九四四年十月，隆美爾被迫服毒橫死，他被派去代表希特勒參加國葬儀式，事後私下承認是他有生以來最痛苦的事。不久，西線總司令克魯格自殺身亡，盟軍登陸諾曼第之後，攻勢凌厲。希特勒召見倫德斯特，要他重膺艱鉅，三度擔任西線

總司令，他不欲獨善其身，遂表同意。九月五日，他回到指揮崗位。十月末，他獲知希特勒想在西線大反攻，但一切都太遲了，十二月六日開始發動，僅四天即告失敗。一九四五年三月九日，美軍越過萊茵河，倫德斯特被免除西線總司令職務，五月一日，他成了美軍俘虜，在接受訊問時又發了一次心臟病。以後一直在英國監獄中過著單調的生活，直到一九四八年才恢復自由。

### 李德哈達推崇備至

一九五二年他的英文版傳記出版，係他昔日參謀長布勒孟楚特所寫，書名為《倫德斯特——軍人與人》(Von Rundstedt: The Soldier and the Man)。倫德斯特本人曾替該書寫序，其中有云：「我願意說當我在英國和美國的監禁生活中時，所受到的是正當的待遇。許多英國人、美國人，以及其他國家的人對我所表示的敬佩和關切，我只有感謝他們……我們必須從經驗中學習，並認清命運是比任何人更偉大。」很奇怪，這本書沒有德文版。

英國戰略家李德哈達在其所著「山地那一邊」(The Other side of the Hill)一書

中對他推崇備至。倫德斯特於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四日病逝，死時，其子已逝，但有四個孫子為他送葬。(張明文撰)

### 曹文彥(一九〇九—一九九〇)

曹文彥是浙江溫嶺縣人，一九〇九年，早歲畢業杭州惠蘭中學，旋即考進國立中央大學，在法學院得名師謝冠生教授之教導，有卓越的法學基礎，長期在法學方面進修，獲得美國加州大學法理學博士學位。自從民國二十二年第二屆高等考試外交官考試及格，進入外交部服務，曾擔任澳洲領事工作八年之久。民國四十二年來台，任國立台灣大學教授，民國四十三年張其昀任教育部長，曹文彥轉任教育部國際文教處處長，對增進我國和世界各主要國家的文教關係提供了重要的貢獻。其後主持東吳大學復校，首任東吳大學法學院院長，作育英才，建樹甚多。

民國四十六年，政府鑑於留學美國學生人數逐漸增多，為了加強對留美學生的聯繫和服務，並因應中美兩國之間文教合作日趨頻繁的需要，決定在駐美大使館成立文化參事處專責其事，簡派曹文彥博士

為首任駐美文化參事。曹文彥於民國四十六年七月抵華府正式成立駐美大使館文化參事處。中國管理留學學生事務的機構，早在滿清同治十一年選派學童留美的時候，即有駐洋肄業局的設置，容闈便是主要的負責人，其後清廷一度停止選派公費學生留美，直到宣統元年，清華學校運用庚子賠款選派學生留美，乃恢復了監督的機構。民國十五年留美學生監督又告中斷，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中國旅美學人趙元任、郭秉文等組織了留美學生輔導委員會，民國四十三年政府在紐約成立了「教育部在美教育文化事業顧問委員會」，由梅貽琦擔任主任委員，民國四十六年曹文彥奉令赴美成立駐美大使館文化參事處，不但延續了政府對留美學生的關懷與照顧更進而促進中國與美國之間的文化交流和教育合作。將近六年時間，以他廣博的學養和國際事務的經驗給這項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民國五十三年，曹文彥離開了政府工作，應聘為美國田納西州密里岡學院(Milligan College)東亞學校教授。六十二年返國，擔任中國文化學院西洋文學研究所主任，兼英國文學組主任，且曾多次擔

任高等考試典試委員。畢生中英文著作甚多，逝世前，曾撰「浙江溫嶺縣誌序」。文字長達萬言，為不可多得之作。他的中文，英文都有高雅流暢的修養。一九九〇年九月因腦溢血而心臟突然停止與世長辭，享年八十二歲。（龔祖遂撰）

郎靜山（一八九二—一九九五）

世界著名攝影大師

家學淵源幼習攝影

郎靜山，近世著名的攝影大師，期頤人瑞，於一九九五年走完其璀璨的一生，享壽一百零四歲。

郎靜山於一八九二年八月四日（清光緒十八年六月十二日）生於淮陰，原籍浙江蘭谿。其父郎錦堂為淮陰參將，原在曾國藩幕府任職，太平天國洪楊亂起，隨淮軍平亂，積功累遷至河南河北鎮總兵，為淮軍中路統領，駐節淮陰，故郎靜山生於淮陰。

郎靜山初名郎國棟，啓蒙讀書後改名郎靜山，爾後即以此名行世，享譽一世。郎父雖名列武將，但文武兼資，喜愛戲

曲、書法、繪畫及攝影，一八六八年，照相紙尚未發明，郎錦堂結婚卻拍有玻璃版的照片一幀，可見郎氏父子於攝影早有淵源。郎靜山幼承庭訓，在父親身邊聽其父讀書論畫，又浸淫家藏名家真蹟，日後逐漸走上藝術之路，洵非偶然。

一九〇四年，十三歲的郎靜山，就讀上海公學預科之育才學校，由於他的國畫老師李靖蘭喜歡拍照，在李老師指導下，郎靜山開始接觸攝影，認識相機，並習暗房技術。

那時的相機十分簡陋，更談不上沖洗設備，但由於是新興事物，引起郎靜山高度的興趣，從此獻身攝影事業，並且卓然有成，自創新風格。

郎靜山的攝影作品，最特殊的是形象藝術化，利用沖曬技巧疊影印洗，表現出國畫般空靈的意境和線條，美不勝收。郎氏自承這一做法，並非爲了要標新立異，而是另有作用。

原來早期的上海，外國人對中國人的攝影，最常選擇的鏡頭是抽鴉片及婦女裹小腳，流傳到世界各地，誤導外國人把中國看成一個怪異的國家。郎靜山爲愛國心所驅使，決定用「藝術改造社會」，爲了

扭轉外國人錯誤的看法，他決定攝取壯麗的中國山河景色和優美的文化特質，供外國認識真正的中國。從此舉造就了一位偉大的攝影藝術家和中國第一位新聞攝影記者。

中國首位攝影記者

一九一一年民國肇建，廿一歲的郎靜山自育才學校畢業，應上海申報之聘，擔任廣告營業員，深知未來廣告的發展，必將借重於照片，乃孜孜不倦鑽研攝影技術，以應廣告之需。當時上海的報紙不重視新聞攝影，有時雖刊有照片，但係照相館技師所攝。郎靜山亦曾爲申報拍照，但新聞效果很差。直到一九二〇年，英人但特（Dr. Dett）在上海舉辦「中國文化攝影展」，他所拍上海哈同花園橋邊柳絲搖曳的風景照，爲老畫家丁悚（慕琴）所讚賞，推荐给名報人戈公振的上海時報，登在該報剛創辦的圖畫週刊上，他才算發表了平生第一張照片。

同年，郎靜山又把他拍攝的「蘇州園林」、「鄉村落日」等作品送給上海攝影會參加上海舉辦上海亞洲文會攝影展，深獲好評。同年秋天，北京大學成立「光社

「一」，為中國最早的攝影團體，十月，郎靜山的作品參加北京中央公園的全國第一次攝影公開展覽。一九二四年上海時報易主，由留美回國的上海鉅富黃承恩（伯惠）接辦，黃承恩辦報仿美國赫斯特報系的色彩與作風。注重社會新聞、體育新聞的特寫報導及圖片。

一九二七年，黃承恩自德國購進四色輪轉印報機，套色印行，並在新建大廈四樓設立設備新款的攝影室，郎靜山被聘為時報第一任攝影記者，為我國新聞史上第一位出現的攝影記者。同年他與在上海的名畫家張善孖、張大千、昆仲訂交，並以其作品參加上海美術家組成的「第八次天馬會」藝展。

一九二八年春，郎靜山又與上海的攝影同好胡伯翔、張珍侯、陳萬里等發起組成中華攝影社，並於同年三月舉辦上海第一次盛大的攝影展，展期四天，佳評如潮。以後他們又舉辦三次類似的攝影展，引起國人對攝影產生極大的興趣；上海各大學紛紛成立攝影社，而他們也被聘為指導或顧問。

一九二九年四月十日至五月一日，教育部在上海主辦第一屆全國美術展覽會，

郎靜山被聘為展覽籌備委員，力爭藝術攝影包括在參展項目之內。此後，第二屆全國美展於一九三七年四月一日至二十三日在南京舉行，郎靜山仍為籌備委員，攝影仍為參展項目之內。

一九二九年六月六日，西湖博覽會在杭州開幕，會期將近半年，迄十一月十一日閉幕。展覽期間，中外遊客，日似潮湧。郎靜山奉時報命遠赴杭州採訪，這是入報社後大顯身手的第一次。

一九三〇年四月一日，第四屆全國運動會在杭州開幕，由國民政府蔣中正主席擔任大會主席，會期共十天，參加的選手來自全國二十二省市共一千六百三十人。

這是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後，第一次改由政府當局主辦的全國運動會。時報夙以社會及體育新聞著稱。為了出奇制勝，除報東黃承恩親自出馬外，並徵調所有得力採訪人員到會場，同時又約好上海幾位攝影名家負責拍照。郎靜山以首席攝影記者身分在會場中大顯身手。時報對全運會的出色報導與包機提早送報的措施，使時報聲譽達到了最高峰。從此，時報的體育版一枝獨秀，名震全國。

同年，郎靜山應松江女子中學校長江

學珠之邀請，擔任該校攝影班講師，這是我國學校正式有攝影課程的開始。

### 柳溪弄艇揚名東洋

一九三一年，郎靜山在上海虹口創設靜山攝影室，請名畫家設計背景，專拍格調清新、淡雅不俗的人像。可惜攝影社於翌年停業，但郎氏的專業攝影創作活動，仍很活躍。是年他以集錦創作「柳溪弄艇」一幀，入選日本第五次國際沙龍，開始邁向國際。

一九三二年，郎靜山與上海攝影好手黃仲長（黃承恩之弟）、徐祖蔭三人組成「三友影會」，專以具有我民族文化特點之藝術作品，參加國外沙龍，獲得海內外讚賞。

「三友影會」二年後因加入會員日眾，經擴大組織後，改組為「上海攝影會」。同年，郎靜山以作品「柳陽輕舟」再度入選日本沙龍。

一九三三年九月六日，郎靜山向上海「新聞夜報」爭得一個版面，創刊「攝影藝術」週刊，登載攝影技術、影展評介、藝壇動態、攝影史話、器材交換等方面的題材，迄一九三八年春因上海抗日局勢逆

轉而離去，共辦二百三十多期。在此前後，還出版了「靜山攝影集」、「靜山美術攝影」兩書。

郎靜山自民國二十一年參加國際沙龍起，迄民國二十六年底止，據美國波士頓攝影年鑑統計，其入選作品名列世界第十二位，已成為國際知名的攝影大家。民國二十六年，郎氏獲得美國攝影學會初級會員銜。

抗戰爆發，上海淪陷後，郎靜山乃攜眷去西南大後方，往來於昆明、重慶、成都等地；也曾上峨嵋山頂，以及福建武夷等地拍攝風景。其間，曾從多年來拍攝的作品中選出一一九幅精品在重慶、成都兩地展出；同時還在昆明和成都兩地發起組織攝影學會，提倡攝影藝術與戰時配合，均被選為會長。

### 集錦攝影史上創舉

一九三九年，郎靜山應上海震旦大學邀請，返滬參加紀念達蓋爾發明攝影術一百週年紀念及震旦攝影研究所三週年大會，並在震旦大學舉辦個人影展。不久之後，又在上海大新畫廳展出遊川作品一四二幅，門票收入悉數捐出救濟內地難胞。

同年，郎靜山將他研究實驗多年的「集錦攝影法」公諸於世。郎氏精通攝影，也熟習中國畫理，他知道中國畫家作畫一向寫景寫意並重，從不作刻板的描摩。然而攝影則不同，它受制於機械的限制，取景時常會顧此失彼，無法盡如人意。因此，他以謝赫的「六法論」作為取景構圖的準繩，研究成用兩張或兩張以上的底片，洗成一張相片的「集錦攝影法」，這種技

法是攝影史上的一大創舉。郎靜山即以集錦攝影藝術享譽全世界，也奠定了「集錦派」攝影的理論基礎。對郎靜山來說，攝影已不再是光與影的重複顯印，而是像畫家的筆觸與畫布一樣，能創造出有生命的藝術來。此後，郎靜山在國際上的聲譽更扶搖日上。

一九四〇年，英國皇家攝影學會首先授予郎靜山初級會士銜；翌年又以「集錦攝影法」獲得高級會士銜。

一九四二年，郎靜山的「集錦攝影藝術」論文應邀發表於美國攝影雜誌上。

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六年的兩年當中，美國攝影學會將從郎氏處徵得的七十七餘幅作品，在美國各州巡迴展出達三十九次之多。

一九四七年，郎靜山以世界五十名著名攝影家之一身分參加在美國舉辦的大規模攝影頂峰展覽會，展覽目錄即採用他的集錦照片「紅樹青山」做封面。

據外國年鑑統計，迄民國三十七年底，郎靜山的攝影作品曾入選三百餘處國際沙龍，作品達千幅，獲獎章、獎牌一百餘枚，是中國攝影家在國際上聲望最高者。

一九四八年，郎靜山在上海發起成立「中國攝影學會」，並被推為首任會長，翌年，學會因大陸局勢逆轉，會務無法推展而無形解散。

大陸易色後，郎靜山隨政府來台，大局穩定後重拾攝影事業，一九五八年，郎靜出選擇一批精緻的新作，前往香港舉辦個展，又出版了「集錦作法」一書，有四個文字版本。名詩人易君左為之作序，讚曰：

「西方攝影之超妙者，止於表意，未能表神，中國繪畫之超妙者，止於顯美，未能傳真，唯靜山兼能之。」

一九六二年，郎靜山獲教育部文藝獎章，並獲「國際攝影聯盟」頒贈最高榮譽「大師」銜。自此，國人即習尊稱他為「攝影大師」。

### 作品巡迴全歐展覽

一九六三年九月郎靜山於菲律賓美菲人壽保險公司大廈畫廊舉行攝影及國畫展，共展出八十五件作品，中有十五幅國畫，係與張大千居士合作。

同年六月應巴黎 CIP 及瑞士紐賽塔爾 (NEUCHÂTEL) 博物館之邀赴歐展出，此為中國攝影首度在西歐展出。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東南亞攝影學會及新加坡攝影學會聯合主辦「郎靜山攝影作品展覽會」於中華總商會展出。

同年，美國 Field Enterprises Corp. 出版的「世界百科全書」選刊了郎氏的作品，並推為世界著名藝術攝影家之一。

一九六七年，郎靜山為團結亞洲國家發展攝影藝術，特發起成立「亞洲攝影學會」，每兩年在亞洲各國輪流開會一次。

一九六八年，郎靜山獲美國攝影學會頒授高級會士銜。同年，國際攝影界贈予他「亞洲攝影協會之父」的光榮稱號。

一九七二年，郎靜山獲法國寶多國際影展榮譽會員稱號。同年，出版了「六十年攝影選輯」一書。

一九七二年，郎靜山獲贈中山文藝獎

一九八〇年，美國紐約攝影學會首屆

頒贈世界十大特藝專家榮銜，郎靜山被列為第三位，並獲贈「集錦派專家」銜，這是迄今為止，我國攝影家在國際攝影界所獲得的最高榮譽。同年，美國尼亞波利斯

美術館為紀念郎氏從事攝影生涯七十年，特邀請他舉行個人藝術影展一個月。

一九八一年，法國國家圖書館邀請九十高齡的郎靜山展出五十幅作品。他應邀參加了開幕式，並作集錦文苑，法國各大報都刊登此次影展盛況。同年，獲第二十二屆國際影展文化獎狀。

同年，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舉行「郎靜山九十攝影回顧展」，巨型橫幅「湖山攬勝」於此際展出。一九八六年，上海美術館舉行「郎靜山藝術作品展覽會」。

一九八八年九月，臺北市立美術館舉行「郎靜山詩意攝影展」，共展出二百六十件作品。

一九八九年，法國 ENAC 藝廊邀郎靜山與國際攝影大師共同以攝影作品在歐洲二十八個藝廊巡迴展覽，歷時三年。

一九九〇年十一月一日至三十日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為郎靜山舉辦「百齡攝影回顧展」，同時展出他新實驗的 PHOTO

GRAM 系列作品，是用放大紙利用光的關係，不經相機，實物直接投影相紙之上，表現中國山水景觀，這種不斷追求現代創作精神，在藝壇上再度綻放光芒，無人可及。

同年，中國文化大學為郎靜山舉辦「百齡頌慶攝影書畫展」，郎靜山與文化大學淵源最深，若干精品都贈與文大，度藏於「郎靜山研究室」。

一九九一年，中國攝影家協會等三團體於九月在北京故宮博物館乾清宮西廂舉行「中國攝影大師郎靜山作品展」，作為亞運會藝術節的重要項目。

一九九三年，行政院新聞局策畫籌拍創作歷程紀錄片「人間傳奇，走過一世紀攝影大師郎靜山」。

一九九一年夏天，郎靜山重回闊別一甲子的浙江蘭谿老家，所到之處萬人空巷。中共為了表示對他的敬重，特准他進入西安兵馬俑坑拍照。

一九九三年十月十一日，一〇三歲高齡的郎靜山再度踏上半世紀前的上海、蘇州、黃山、成都、東山等地，尋找過去留

### 重回大陸登上黃山

一九九一年夏天，郎靜山重回闊別一甲子的浙江蘭谿老家，所到之處萬人空巷。中共為了表示對他的敬重，特准他進入西安兵馬俑坑拍照。

一九九三年十月十一日，一〇三歲高齡的郎靜山再度踏上半世紀前的上海、蘇州、黃山、成都、東山等地，尋找過去留

留

下的足跡。在黃山，短短兩天內足跡踏遍黃山的北海、始信峰、飛來石、光明頂、天海等勝蹟，他不聽隨行兒輩勸阻，執意登上飛來石突出的懸崖上留影。十月十三日在鯨魚峰前一塊平坦的大石上鋪開宣紙，彎著腰懸腕揮寫（走過一世紀）五個蒼勁有力的大字。該紀錄片於翌年在臺北首映，並以七種語言向國際發行。同時將此行在黃山等地尋蹟的作品及書法在文化大學華崗博物館展出。

一九九四年，一〇四歲的郎靜山，不辭辛勞，出國頻繁，三月四日又回大陸，參加「港澳攝影協會」發起在珠海舉行的「第二屆華人華裔攝影家影藝研討會」，並應邀赴泰國參加華僑崇聖大學成立大典及謁見泰皇。四月飛往日本東京拍攝櫻花。五月參加馬來西亞中央藝術學院擴建義賣活動。七月前往加拿大溫哥華舉辦攝影展。九月赴北京交流兩岸影藝。

一九九五年三月，應行政院新聞局之邀赴香港參加「光華新聞文化中心」展覽，會中健步如飛，談笑風生，不料返台後患感冒引發併發症，於四月十三日遽爾溘逝。

郎靜山畢生弘揚中國文化藝術，舉世

聞名，獲得世界崇高的榮譽，前監察院長于右任贈與親書聯句：「松柏千年壽，乾坤一鏡蒐」，筆力蒼勁，涵蘊深遠，足為其一生寫照。

### 生活哲學順其自然

郎靜山生活恬淡，終年一襲長衫，無論何時何地看到他都是淡淡的，沒有激昂的情緒，沒有高談闊論，只有溫煦的微笑和嶙峋清癯的身影，他常掛在嘴邊的生活哲學是「順其自然」，如果他的長壽也是一種成語的話，即種因他身處紛亂的時代和社會，猶能一切順其自然，隨心所欲，他曾說：他是想睡就睡，從不定時，想吃就吃，什麼都吃。對於世俗的愛恨，也能自我超脫，他說：

「我從來沒有特別開心或特別不開心的事，世事總有必然的結果，某事到了某個地步都有它的道理，用不著費心。喜憂從不上心，不當它是一回事，自然看得開！」這也許是他長壽的原因。

郎靜山於一九八六年在南橫公路發生一次車禍，車廂裡的人都摔出去了，九十五歲的他也摔倒在山坡上，他在摔出去時，雙手仍緊抓住照相機不放，奇蹟似的僅

受擦傷，相機也毫髮無損，而同車的人卻有人喪命，有人重傷。

他曾經玩笑似的說過一句話：「照相機比太大重要」。

由遇車禍先護相機一事看來，他的話似乎是真的。

郎靜山是個奇人，他膾炙人口的奇事很多，不過他的奇不是以異能炫人，而是天賦的不可思議的精神。他行年百歲，精神充沛，身體硬朗，思路清晰，記憶力強，毫無老態，長衫飄逸，宛若神仙，而心胸開闊，作風灑脫出塵。平日生活和平，寧靜近若無為，散發慈祥與溫馨；處世則淡泊隨緣，樂觀開朗；工作則鍥而不舍，不眠不休，專心壹志投入，實事求是，創新勵進。綜合這些哲理，無疑是郎靜山長壽的重要因素。正因他熱愛工作甚於生命，活出了健康的身體。

郎靜山認為：「凡藝術都足以延長壽命，攝影如此，書畫何莫不然。」他善畫，更常練書法，精習二王，得其神髓，寫大字懸肘疾書，小楷則筆下生花，使人感覺一片祥和、無限溫馨，書卷氣濃郁，涵蘊一種活潑生機，他篤信佛教。八十三歲時，手寫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字跡秀潤，

一筆不苟。末書：「中華民國第二甲寅（六十三年）端午節靜山薰沐敬書時年八十有三」流傳於世。郎靜山即是人瑞，又是國寶；向他求字的人很多，他是隨遇而安，來者不拒，每於凌晨三時起床作字。

單字的如壽、福、靜、禪、忍之類；對聯則多取格言，常寫聯如：「周遊四方及時行樂，涉獵六藝以古為師」、「齊家觀其長幼有序，好學通於古今之文」、「千言立成若舟下水，十分知足如月在天」及「執圓處方以工為事，樂天知命於人無求」等等，皆足以諷世勵俗者，尤其「執圓處方」一聯恰是他自己寫照。興致來時亦喜作嵌名聯，如贈旅美畫家匡仲英、陳秀鳳伉儷聯曰：「仲則執中秀則壽，英為時傑鳳為儔。」把兩人名字嵌得非常契合。

後來由於登門乞墨的人過多，親友恐他年老勞累，建議他定一潤例，以為搪塞，他的初稿是：「與君同慶書法潤例」，開場白：

「我不敢說是不是書法家，但我早年也曾下過功夫，老來雖然腕力稍差，由於我經常挺著相機拍照之故，還能揮灑自如。老天愛我，居然讓我活到上百歲，為答謝上蒼美意，我願意做些我應做的事，諸

如照相、講學、旅遊和我愛好的寫字。許多人愛我寵我要我寫，我都不辭。我要把我長壽的福分從字跡裡散佈給大家分享。友好替我訂出的筆潤以為膏火之資，感謝他們的盛意，但潤例卻高得把我嚇了一跳！倒是讓我自己訂個小小意思的標竿吧！

後來於一九九五年一月由數位好友署名制訂，但此一潤例只是形式，對無所求的他來說，只是平添一段佳話。

### 冒酷暑攝製百鶴圖

九十九歲那年，國立歷史博物館為郎靜山舉辦百齡攝影回顧展，編印《郎靜山百齡壽攝影回顧集》，插圖四十三幀，取自郎靜山譽滿海內外的精作及集錦作品。此一專集序文兩篇及「靜山集錦作法」洋洋八千餘言譯成英文五大頁，他戴著老花眼鏡親自細心校對英文稿。

一九九〇年七月十七、十八日臺北「聯合報」刊載，「九九高齡集錦攝影大師郎靜山自述」。從中國最早攝於一八四四年的「大蓋爾法」銀版照片一幀說起，把百餘年的中國攝影史的發源、遞嬗暨與國際間攝影團體的關係和參展經過，娓娓道

來如數家珍。對所經歷的時、地、人說得清清楚楚。時，悠長八十餘年親身經歷的攝影活動，他描述巨細靡遺；地，則自上海、南京、北京、廣州、青島等地而國際各大都市而臺灣，這些足跡所履曾經綻放展覽光芒與獲得榮銜的地方，一一燦然重現在他的眼神裡；人，則不假思索臚舉與攝影有關的國內外人士數十輩隨口說出。並詳及印刷機器之進化與攝影器材之更新，技巧之精進，以及當年攝影界之佚聞趣事，全由他的腦子裡映印出來。這樣年紀這種驚人的記憶力是少有的。這篇訪問記長達五千餘言，估計問答、交談、回憶等過程至少要耗三數小時，旺盛不倦的精神，令採訪者驚異。

他對藝術的追求，堪稱鏗而不舍，他認為：「凡學術、藝術能不局限於成規，而能創新突破且積漸而著成效者，都有其一段艱辛歷程，所產生的價值如何？不免有見仁見智的評斷，然各有其理念在。我的集錦攝影，同樣地先有動機和理念，進而構思其過程至於成熟而一再嘗試，每每一再修正歷若干年月，在挫敗中獲得成就，實在得來匪易！這證明一項理念的追求底於實現，莫不經過千錘百鍊的。就我的

百鶴圖集錦而言，其中第一隻鶴早於求學時段在上海六三公園拍得；第二隻鶴俯首覓食姿態則係於一九四八年來臺灣攝影時

在陽明山拍到；而最後一隻丹頂鶴卻時隔三十餘年，於一九八五年二月冒著攝氏零下三十度的寒冬在日本北海道札晃冰天雪地中拍攝，札晃為鶴之巢穴，有多處湖沼供鶴群棲息覓食，這回共拍四百餘張底片，經過挑選排比，選取角度，重疊剪裁，修正了又修正，越二年纔成五十鶴圖。一九九〇年為配合百齡攝影回顧展，再經翻遍所藏底片，一再構圖，在暗房裡一呆就是大半天，宵旰以繼，放長二百四十餘寸，纔成此百鶴圖，承蒙時年八十二歲的書法家王壯為先生題句：『鶴壽不知其紀也，況乎百羽共翱翔，百齡百鶴真佳話，拜祝當今矍鑠郎。』我也自撰〈鶴緣、覓鶴、百鶴〉一文，一併載於國立歷史博物館為我編印的《回顧集》第八十頁。自第一鶴而迄成百鶴歷時七十餘載之久，可見覓鶴與集成之難。」

郎靜山又說：「作百鶴圖不是把五十鶴圖反面印成，篇幅不同，中遠距離亦異，姿態與動作乃至鶴隻大小都要重新調配安排妥適，真是看似非難成卻不易！」

郎靜山常對媒體表達的有關集錦的理念歸納如下：

「我的創作理念很簡單，就是想把自己的美的東西拍出來，呈現給大家，尤其是自己國家文化善美的特質。也就是希望以最寫實最傳真的攝影工具，融合我國固有畫理，以一種善的理念、實用的價值，創作出具有美的作品。我從不會拿一幅畫來依樣葫蘆，我僅擷取其意境，所有構圖布局完全出自己意，才能創造出自己面目的集錦照片。」

「我認為攝影是透過相機拍攝對象，一望圖像便知其內涵與企圖心，無疑是一種國際共通的藝術語言，其適應之廣泛，可遍及地球每一角落，的確是一種傳播的利器。但攝影限於機械，無法營造環境，不能去蕪存菁，有了集錦之法，就可取捨萬殊。把中國山川之美、文物之博與民俗之善依循中國畫理把這些美好的東西溶入『藝術共通語言』之中，以弘揚我國悠久遠的文化，我就是基於熱愛國家文化的宏願，而觸發我創作集錦攝影的動機。」

「所謂依循中國畫理製作集錦，就是用相機代替畫筆，照繪畫六法的『經營位置、傳模移寫』的原理，移植中國山川景

物於攝影中，但要注意畫面的結構和方法，尤須從慧眼獨到的角度去拍攝需要的對象，然後用心思智慧去取捨，改變光線製造氣氛，使形象與意境都賦予生命的韻律。這些都可以運用在攝影的構圖上去調和掌握，塑造出中國畫那樣的氣韻生動。質言之，集錦是中西文化的揉合，表現出有思想、情感的東方文化。不過要做好集錦，胸中先要有詩意，才能顯揚中國文化內涵的特質。原則上不違背自然，否則不過是個組合的七巧板而已。」

「我畢生熱愛攝影、體驗攝影，深知其在教育上、科技上，尤其是在史實記載上，具有很大的功用，是屬於純紀錄性的藝術；中國畫全盛雖已有二千多年歷史，畫家寥寥數筆，託物興懷，有其命意在。但文人筆致多屬寫意，亦因寫意有其飄逸感。」

然而即使筆墨再精也難與自然相應，祇是一個想像的境界，缺乏真實感。惟有藉共通語言的工具把中國偉壯山川用集錦方法構造一幅富有實感的而具有中國色彩的照片，形成影中有畫，畫中有影。因此我把集錦稱作純藝術性的攝影，賞心悅目之外，還把中國畫理所含蘊的美，介紹到

國際去，和具有史實記載效果的攝影，途趣雖殊，各自有其分野的功能。」

郎靜山的攝影藝術畢生秉此理念，一九三一年他在上海，以多底片局部組合法，在暗房初製成功，作品「柳溪弄艇」，入選日本國際沙龍，從此堅定信念投入集錦研究，直到一九三九年才臻於完美。其早年得自中國畫薰陶之感受，一瀉注入，遂集其大成。所獲得之代價，不僅是光與影的重疊顯印，而是一種用相機描繪中國山川景物之壯麗，賦予藝術生命，表達中華民族勤奮堅忍特質，意義既遠且大！

### 國內外榮銜數不清

郎靜山畢生舉行的個展，遍及世界各地，主要、次要大城，入選國際攝影展作品一千餘件。他的過世，被攝影界稱為「一個時代的結束」。

郎靜山一生所獲榮銜不勝枚舉，較重要者，在國際方面：受推薦為「名譽會員」、「名譽會士」者，有「比利時攝影與電影藝術協會」、「荷蘭焦點國際沙龍」、「美國麻州春田攝影學會」、「意大利攝影學會」、「香港攝影學會」、「巴西攝影學會」、「韓國攝影學會」、「新加坡東南亞攝影學會」、「泰國攝影學會」、「斯里蘭卡國家攝影藝術學會」、「法國波爾多國際攝影藝術會」、「德國攝影學會」、「美國新藝攝影學會」等十三個攝影團體。

受聘為「名譽博學會士」、「名譽高級會士」、「博學會員」者，有「國際攝影藝術聯盟 (EIAP)」、「中國攝影學會」、「美國攝影學會 (APSA)」、「香港世界大學大中國學院」、「印度攝影學會」、「印度國際攝影委員會」、「紐約攝影學會」、「亞洲藝術學會」、「英國皇家攝影學會」等組織。

受聘為「名譽會長」、「永久名譽會長」、「永遠名譽主席」者，有「菲律賓華僑攝影學會」、「巴拿馬攝影學會」、「亞洲影藝協會」、「澳門攝影藝術俱樂部」、「臺灣省攝影學會」等機構。

民國七十三年獲得國際影藝聯盟藝術大師榮銜。世界獲得此項榮銜者，寥寥無幾。

在國內的榮銜更是列不勝列，較重要的為中國文藝協會攝影部評審委員、國立藝專美工科教授、中華學術院院士、故宮博物院發展委員會委員、中國文化大學教授

等。年資均在六十年以上。

郎靜山遺有著作：

《郎靜山攝影世界》一、二卷；《郎靜山集錦攝影》、《集錦攝影製作法》、《攝影中之中國藝術》、《中國攝影六十年回顧》、《中國攝影史》及其英文版、《郎靜山攝影集》、《郎靜山攝影作品》、《照相的技術與藝術》及《真善美的新境界》等作品行世。

### 結婚三次兒孫百餘

郎靜山一生結婚三次：一九一一年，十九歲與翁瑞蓮結婚，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

第二任妻子為雷佩芝，初從郎靜山習畫，後拜張大千為師，專攻工筆花鳥、人物、佛像等，在藝術界頗有名聲，後僑居美國。

第三任妻子楊惠亞，曾供職臺北縣稅捐處二十七年，是在臺陪伴郎靜山時日最長的一位，諸凡起居飲食照顧，深夜處理會務或作字，侍硯在側，扇蚊驅熱，備盡厥職。膝下共有七男八女，孫曾百餘位分布美國、大陸及臺灣，六代同堂，是人生難得的福分。（丁慰慈撰）